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十九回 旅店燈孤佳人遇害

詩曰：常言清酒紅人面，果然財帛動人心；只為進店搬行李，立時惹得禍災臨。閒言丟開，書接前情。話說張虎見蘭英行李沉重，起了謀財害命之心，到後院對他妻子說：「今日咱店中住的這位客人，不是上京的舉子，定是販貨的一個大客人，到夜晚將他害了，得他那個行李，就是一個無窮的富貴了。」唱：

賊張虎未曾開言笑哈哈，叫了聲妻子留神你聽呀；常言道財帛找人甚容易，誰打想今日財神到咱家。正月裡曾叫先生算一卦，算著我這個月裡該發財，這位客帶的金銀真不少，須等到夜間一定害他來。得他的金銀放著做買賣，剩下的一匹大馬把磨拉，店裏的房舍重新另翻改，從今後一定要做大生涯。

劉氏妻聞聽這話真好氣，罵一聲臭賊信口瞎胡言；諸人家好事不想做一點，為甚麼單要欺心把人殺？倘若有朝一日真情露，準備著官差立即把你拿。到那時你若瞞哄不招認，不消說板子夾棍一齊挨。招承了大堂以上把罪定，料著你難脫國家三尺刑。後院裏夫妻正然把話講，忽聽的前邊一聲叫店東。

小姐自從清峰山來，一心恐怕賊寇追趕，一日不欲用飯，住在店內坐了一會，餓了過火，也不餓了，只覺著發渴，一聲叫道：「店主快拿杯茶來我用。」張虎說：「相公稍等。待我去取。」急忙回到後店，見了劉氏說道：「前邊那位相公，要用茶哩，待我將蒙昏藥放在茶內，他蒙昏了，裹在蘆席，送到後潭之中，叫他順水而去。」劉氏說道：「方才勸你甚麼，為何還要做這無良心之事？」那張虎喝道：「老婆不用多管，還不快去取來。」劉氏無奈，只得把昏藥下茶之內，張虎把茶端至小房，放在桌上。小姐正在渴時，掇起碗來一氣而乾，這才是不好了。唱：

趙小姐只知渴時把茶飲，那知道中了張虎賊機關。他本是不出三門四戶女，知甚麼害人毒物叫蒙汗？一杯茶方才飲到他腹內，止覺得渾身無力把懶貪。看著他坐在牀上言不出，霎時間二目昏迷緊閉眠。且不言小姐中了蒙昏藥，單講的惡賊張虎暗喜歡。

話說張虎夫妻，在此後店待不多時，料想藥性已到，放開大步，來至小房門外，往裡一看，這見那小姐躺在牀上，不省人事。遂進得房來，將行李拿到後邊打開一看，只見許多金銀，仍舊包好。拿過一條蘆席，三條麻繩，來在小房，將蘆席鋪在地下，把小姐裹住，用麻繩捆了。

張虎對劉氏說：「你在此好好看守，待我到後邊門外，看看有人沒有。」遂出了後門，四下一看，無人來往，回來到小房說：「趁此無人，咱將他抬出去罷！」劉氏說：「你看那天這樣的黑，你自己背他出去罷。」張虎說：「賤人，再若不去，我將你一刀殺死，全這相公一路去！」劉氏無奈，只得與他抬起小姐，往後潭去了。唱：

趙小姐生來命運多乖戾，清河鎮下店偏偏遇賊人，真正是這宗急荒才打過，緊跟著那宗禍事又來催。青峰山遇著難時月姐救，今日在龍潭救命又逢誰？可憐他閨門未出千金體，一時下席捲繩捆把命追。倘若是黑夜之間無人救，蘭英女身入潭中歸陰司。爭奈他赤心救夫貞烈女，空中神過往不住相追隨。賊夫妻抬來才往潭中料，偏遇了救命之人到水隈。

話說這清河鎮上，有一家鄉紳，姓王名進，字表居，曆官禮部侍郎。夫人蔣氏，所生有一男一女，男名金桂，女名玉梅。老爹年邁告老回家，不幸一病而亡。夫人殯葬老爹已畢，又不料自己染患瘟疫，服藥不效。玉梅小姐無計可施，一日浴沐齋戒，等至夜靜更深，到後潭岸拜禱祈神，求藥治母。便叫金桂與丫環拿著紙香，打著燈籠，開了後門，向那龍潭而來。唱：

王小姐出的後門自尋思，暗想道運氣這樣十分低。我的父葬埋未過三七日，我的母又染瘟疫病昏迷。請醫生服藥全然不見效，越發的沉重無方治病難。倘若是早晚有個長和短，我家中一切事務誰支持？我兄弟尚且於今年紀幼，他本是當家事務還不知。雖是我年紀比他長兩歲，到底是女子不能勝男兒。今晚去龍潭上面把神告，望祈那神降妙藥把母醫。我母親果然從此身痊癒，一定要香焚滿斗謝神祇。他三人行行正走來的快，猛見得龍潭不遠面前存。

話說玉梅與金桂丫環，出了後門，走到龍潭切近處。原來丫環打著燈籠在前，正往前走，忽見人抬著東西，拉在水涯以內跑了。丫環急回頭對玉梅學說一番，玉梅聽得此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昨夜做得一夢，夢見一隻孤鳳在此後門之外，身帶著繩鎖，我與他解開繩鎖，那鳳飛上繡樓，後來又有一鳳前來相引，雙雙飛去。莫非應此事？」說：「丫環今晚該得些財物，也是有的。」丫環說：「怎該得些財物呢？」

小姐說：「這時候夜靜更深，想是賊人偷盜人家的財物，用蘆席包裹，從此經過，被咱驚了。拿到咱家，豈不是咱的財物。」金桂說：「我看著這麼一捆財物，還不少了，咱何不一齊前去看個明白。」丫環說：「姑娘大叔給我長著膽，我先去看他一番。」